

辛亥名宿王和顺

韦纬组 谢汉俊 著

接力出版社

《八桂俊杰丛书》序

接力出版社

接力出版社组织几十位作家为八桂大地历史上的几十位重要人物写传记文学，出版一套《八桂俊杰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八桂大地人杰地灵，曾经涌现出很多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侬智高、瓦氏夫人、袁崇焕、石涛、陈宏谋、郑献甫、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唐景崧、刘永福、冯子材、苏元春、王和顺、黄明堂、李德山、马君武、李宗仁、李济深、韦国清、李天佑、李明瑞、韦拔群、周子昆、白鹏飞、李任仁、王力、梁漱溟、雷沛鸿等，都是植根在这方沃土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是八桂子弟的光荣和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过去曾经不同程度地介绍、宣传和表现过这些英雄和俊杰，但是都不全面，不系统，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规模。现在接力出版社以传记文学的形式推出这套《八桂俊杰丛书》，从当前出

版业的形势及社会文化积累的意义来看,无疑是一次文化创举,可谓功德无量。

八桂大地有史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里产生的众多政治家和文化名人,对于促进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于推动各民族团结和睦,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宣传这些英雄俊杰,对于发展民族关系和促进民族团结,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丛书写到的这些历史名人,同样受到海外炎黄子孙的景仰。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的后代现在定居海外。这些海外的赤子都很关心自己的故乡,都有着浓浓的乡情。因此,这套丛书对于进一步沟通桂籍海外华人,促进海内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合作,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这套丛书,不仅对于八桂大地上的青少年,而且对整个华夏大地上的青少年尤其青少年学生,都是极好的课外读物。他们可以从英雄俊杰身上学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优秀品德,学习为祖国为人民为家乡争光的拼搏精神,学习在艰苦的条件下永远向前进取的奋斗勇气。八桂大地曾经有过众多的俊杰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在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蜚声世界。今天的青少年应该学习他们这种永远进击的美好的献身精神,勇敢地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把先辈未完成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峰,让伟大的中华民族永远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这套丛书值得向全国广大的青少年大力推荐。

八桂地域历史上有着灿烂的文化,这个地域完全有条件产生更多的有声誉的名人。这次从八桂大地上推出的《八桂俊杰丛书》,是几十位八桂当代作家写的八桂历史俊杰,在全面展示八桂

俊杰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同时展示和推出八桂地域的当代作家群。希望有更多的展示八桂风物、八桂成就和八桂文化人的举措，希望这里走出更多有更广泛影响的文化新人。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国内各地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存在较大差异，不论是从事经济还是文化方面的建设，都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从实际情况出发，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能有自己的特色。

八桂大地的文化建设有着肥沃的文化土壤，耕耘得好一定会有成效有特色。《八桂俊杰丛书》就是这样的有成效有特色的文化行动，值得肯定。因为越是这样的有特色的文化艺术越是为人所关注。

看到接力出版社出版这样一套很具特色又很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好书，感到非常高兴，也为家乡的文化成就感到自豪。

是为序。

1993年7月14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狱中	(1)
第二章	鹰击长空	(16)
第三章	马盛治毙命	(29)
第四章	梅龟山大捷	(41)
第五章	陇烈大会战	(58)
第六章	转战千里	(79)
第七章	防城扬威	(89)
第八章	镇南关起义	(103)
第九章	恶战河口	(113)
第十章	惠州制胜	(124)
第十一章	广州遗恨	(134)
第十二章	讨袁反陈	(141)

第一章 狱 中

这些天吹起了北风，邕江上空阴沉沉的，断断续续飘洒着冷雨。南宁城里，商家老板，狐裘绒衣，端坐店堂，伺机交易。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为了谋求生计依然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着。各种小贩穿街过巷，操着略带沙哑的嗓门，推销货物。在银狮巷，一个 11、2 岁的男孩，头上顶着一簸箕用野菜白头翁掺和糯米粉做成的甜糍粑，一声高一声低叫卖：“挨捶（艾糍）！”也许当真是卖不完这一簸箕的东西，回家要挨惩罚了，声音显得有点悲凉。小孩的叫卖声远去，一个中年男子扯起喉咙直喊：“卖榄啊！卖榄！”他眼戴墨镜，胸前一个木框玻璃箱子，里面装着糖渍盐腌的榄果。为了招揽顾客，不惜使用下流的语言：“卖榄啊，有甜榄、咸榄、五香榄！来啦，一个铜仙一揽。甜甜的榄哎呀，真是够味呀！”肩负重担的挑夫“唏唏唏”地匆匆赶路。板车工人拉车上斜坡，拼尽全力，还不断叫喊：“落力做呀，鬼叫你穷！”巡逻的兵勇，趾高气扬，如狼似虎……

邕江南岸弘仁寺的暮钟响了。邕宁县（时名宣化县）县署死气沉沉的班房活跃起来了。数十名囚犯，分别关在几个昏暗的房子

里，有的躺在禾秆席上，无精打采；有的抱着膝盖闭眼打盹。当窗外飘来了悠扬的钟声，饥肠辘辘的囚犯，纷纷站了起来，眼定定地等着狱卒送晚饭来。

钟声一停，负责送饭的两名狱卒便来到了班房面前，一个盛饭，一个发饭，嘴上不停吆喝着：1号，2号……每人一碗糙米饭，面上两片咸头菜。囚犯们接过饭碗，转身便大口大口地狼吞虎咽。牢房里的人都领到了饭，唯独一个年近三十岁的汉子没有听到招呼，他拧起浓眉，向狱卒问道：

“我的……”

“不慌，不慌。”狱卒躬身拿起一个荷叶包说：“王和顺，你亲戚送来的。你今天有口福啦！”

名叫王和顺的囚犯接过狱卒手中的荷叶包，打开来一看，原来是雪白的糯米饭，还夹着扣肉、腊肠，浓香扑鼻，心头不禁一热，脸上绽出了笑纹。他扭头喊了一声：

“阿八，丢开那猪狗食。今晚我们一起来享受享受。”

“阿六，有什么好嘢呀！”阿八立即放下饭碗，凑近王和顺。

王和顺和李八是把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多日来，他们每顿只是糙米饭，未沾过一点腥味，如今有这种美味，怎能不共同分享？

当下，王和顺掰开糯米饭团，给李八一半。李八呵呵地笑：“好久没这个口福了。”接着大口大口地吞食，只觉得美滋滋的。当他将要吃完的时候，牙齿碰到了一块非饭非肉的东西，用手指伸到口腔把它抠出来，一看是油蜡纸卷成药丸一样的东西，便用肘子碰了碰王和顺。王和顺心里格登一下，接了过来放到口袋里，然后继续吃饭。他默默地慢嚼轻咽，怀里像揣着个兔子蹦蹦跳，那颗心七上八下：这丸子肯定是外面的亲友传递的消息，但究竟是什么呢？现在

送饭的狱卒还在来回吆喝，同监的还有别的人，可不能马上打开来看啊！

开过饭，班房里又恢复了死一样沉寂，尽管天还没有黑下来，很多人都躺下了，闭眼打盹。这时，王和顺背过身来，就着牢门透进的亮光，悄悄地打开纸丸子。一看藏在里面的字条，脑子轰地几乎要炸开了，脸铁青铁青的，额上沁出一层冷汗。李八看着王和顺的神情变化，知道凶多吉少，慢慢挪身过去，挨着王和顺蹲下，想探听是怎么回事。

王和顺左右望了望，对李八附耳说：“官府要对我们用死刑！”

李八听了，差点晕倒过去，牙齿格格地直打架。王和顺双目呆滞，两手机械地一点一点地撕下荷叶，最后揉成一团，扔到门栏外面。此刻，他脑子乱哄哄，思绪奔涌：

难道这一辈子就完了？他心底涌起一阵悲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到头来谁个都要死，遗憾的是万恶的清政府未能打倒，豺狼当道，老百姓依然置身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的五位胞兄，除了二哥王兆元还健在之外，其他都因为反抗清政府的苛捐杂税而被残杀。未能给哥哥报仇，如今却要跟着他们去了，他不禁百感交集。

1871年农历九月二十八日，王和顺生于邕宁县东门乡二塘那造村（现为南宁市高坡园艺场三队）。那里丘陵起伏，地形像卧睡的狮子。几十户人家傍坡而居，恰恰处卧狮的腹肚。此地民风强悍，不堪压迫，常常为交税交租的事情，跟地主老财和官署作斗争。所谓“狮子动动身，云天乱纷纷”，那造村一闹起来，官府也不得安宁。王和顺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生活，耳濡目染，从小就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性格：胆大，好打抱不平，敢于碰硬。

王和顺七八岁时，虽然家境贫困，但父母让他跟随哥哥进了私塾念书。图的是能识几个字，长大了好谋生。他天性聪颖，精力充

沛，但并不像别的同学那么规规矩矩，老师既喜欢他又讨厌他。那年他已经十岁了，六月的一天，私塾的老先生摇头晃脑地教学生读《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先生读一句，学生也跟着读一句。突然间，在朗朗的读书声中夹杂着“格啦，格啦”的蟋蟀鸣声。老先生停了嘴，把戒尺往旁头一拍，学生们立即鸦雀无声。先生竖耳瞪眼，很快就发现蟋蟀声是在王和顺的座位上发出来的，便慢条斯理而又威严地叫道：

“王和顺，站起来。”

王和顺不得不低着头，慢慢挪着身子。

“读书不专心，教的诗文都懂得了吗？你背给我听听。”私塾先生一面挥动戒尺，一面说。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王和顺不但能背诵最近老师教的几首诗，还能把开蒙时读的《三字经》背诵如流：“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老先生并没有放过他：“你能背书了，就该捣乱吗？罚你到龙眼树下站！”

老先生这一招最能吓唬小孩子。打从去年起，马蜂在学馆门前的龙眼树上筑巢，巢越来越大，马蜂越来越多，走过树下的人，不久挨马蜂螫刺，就连老先生也挨过两针，昏昏糊糊一两天。

王和顺听老师宣布处罚，笑嘻嘻地一拔腿就走到龙眼树下站着。同学们也暗暗窃笑。老先生感到奇怪，问道：

“你们笑什么？”

“先生，马蜂窝昨晚给王和顺捣毁了。到龙眼树下可以安然乘凉了。”一个学生说。

老先生一愣，心里想：这孩子长大了可不知要成什么人物啊！

.....

王和顺十四五岁的时候，已长成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了。他的行为越来越使人惊叹。

一天，同村一位老汉驭牛犁地，那条刚训练拉犁的小公牛，桀骜不驯，老是拼命地挣扎着，甩开犁轭就跑，老汉死命地拽住，被拖出了几丈远，把绳索拉断了。老汉被摔伤了腿。小牛跑得远远的，老汉一爬一跌地去追，哪能追得上？这水牛漫山遍野地狂跑一阵，小跑一阵，时而还停下来啃两口青草，后来竟跑到一块水田边，先喝两口水，昂起头来哼哼鼻子，接着便低头大口大口地啃吃正在分蘖的禾苗。这可把老汉急坏了，顿足捶胸，几乎哭起来，嗷嗷地叫喊：“畜牲！你害死我全家了！”原来，那是本村大地主林上青的田，牛吃了他家的禾苗，可不得了呀！恰好王和顺路过，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便说：“叔公，我给你把牛抓回来。”一拔腿便追了上去。当离小牛还有三四十米的时候，王和顺放慢了脚步，悄悄地靠近目标。当距离只有一二米远了，他倏地一个腾跳飞身跨上牛背。小水牛被突然袭击，便又扬蹄狂奔，从岭脚跑到岭顶，由岭顶又跑到岭脚，拼命挣扎，就是要甩开背脊上的王和顺。王和顺双腿紧紧夹住牛肚子，像是打上了钉一样牢固。水牛东奔西突，折腾了一大阵，甩不开王和顺，不得不屈服了。它放慢了脚步，气喘呼呼，一路走一路啃青草。看小水牛失去了锐气，王和顺向老汉招招手，示意给他一根绳子。王和顺接过绳子，结成绳套，揣在怀里，任水牛随便走。一会儿，当小水牛走近木棉树旁，王和顺把绳套一抛，套住了它的双角，自己同时一个翻身，跳下地面。小水牛吃了一惊，连连甩头，甩不开绳套，便要狂跑。王和顺把绳子的一头，迅速地在木棉树干缠了两圈。水牛死命地要扯断绳了，王和顺紧紧拽住绳子的一头。水牛发怒了，舞动双角，直抵树干，似乎非把木棉树弄倒不可。王和顺伺机收缩手中的绳索，把牛头逼贴树干上，然后放声大喊：

“三叔公，快拿绳子来穿牛鼻子啊！”

老汉颤颤巍巍地赶来，把一截结实的麻绳子穿套了牛鼻子，制服了小水牛。老汉心里对王和顺有说不尽的感激，逢人就讲王和顺英勇降蛮牛的故事……

那年，中元节就要到了。王和顺在南宁买了点猪肉返回那造村。太阳将要下山的时候，他走到了二塘坳，登上了一个大斜坡，到坡顶的大榕树，已是大汗淋漓。他想，再走半个钟头就到家了，先歇一歇再走，于是脱开已经湿汗半截的上衣来抹脸上的汗，坐在树下休息。乡野之中，没有什么行人，倒是十分清静。讨厌的是鸣蝉聒噪，吱喳喳，吱喳喳，使他感到心烦。他站了起来，把上衣往肩膀一搭，正要继续赶路，突然背后有人叫道：

“细佬，再坐一会儿吧！”

王和顺扭头一看，两个年青人向他走来。一个是雷公嘴，一个是塌鼻子。他们身架子不小，但面黄饥瘦，蓬头垢面，衣着破烂，两眼露凶光。王和顺心里不由格噔一下。他想，这两个家伙肯定是附近的乡亲，饿得发疯了，来做剪径强人的。

“把猪肉放下！”后面又是一声吼叫。

王和顺光火了：“都是乡里乡亲的穷人，好不容易买点猪肉过节，你们竟然昧着良心来抢夺。有本事去抢财主家的，抢官府仓库里的嘛！”

“妈的，你是哪里来的小杂种，竟敢教训老哥子。让老子来教训你。”

“雷公嘴”说着，一拳打了过来。王和顺往后退一步躲过，强人扑了空，恼羞万分，连连进击。王和顺左右腾挪，像个猫儿一样灵巧，“雷公嘴”费了好大的劲，却未占上半点便宜。原来，王和顺几年前曾跟民间拳师学过几个套路。后来，又经常跟几个好朋友切磋武

艺，农闲时候，晚上少不了一起弄刀舞棒。常言道，艺高胆大。对于眼前的两个小毛贼，尽管个子比他高大，他是不放在心上的。看着“雷公嘴”气喘吁吁，他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冷笑。

另一个塌鼻子的，见伙计整治不下王和顺，十分焦急，顺手抄起身旁的木棍，一个泰山压顶，劈头盖脸地向王和顺打来。说时迟，那时快，王和顺攥起湿汗衣服，迎着扁担一卷，往后一拖，“塌鼻子”往前一个踉跄，来个“狗啃屎”趴在地上，木棍被王和顺抢了过去。王和顺把衣服往地上一扔，放下手上的猪肉拉开架势，紧握木棍，舞动几下，一阵呼呼声响。“雷公嘴”知道遇上了高手，喊一声“撞板”，和“塌鼻子”连滚带爬往坡下逃窜……

“少负奇气，以行侠尚义闻。”这是人们对王和顺的评价。

他家田地少，人口多，同胞兄弟就有六个。一家人舀着一锅稀饭捱日子，实在太苦了。当他逐渐长大，便想着如何摆脱困境，不止一次地跟村里的伙伴说：“种田没有田，种地没有地。困在那造村里，连稀饭也吃不饱，我个卵！还不如到南宁城里去混混，好赖也有一碗饭吃。”当年纪稍大，他果真到了南宁城，进了县署当衙役。

王和顺不怕脏和累，凭着手脚勤快，衙役这碗饭是拿得牢的。他喜欢交朋友，不几天就和一起做衙役的李八、李亚士等人混得很熟，渐渐成为知己。他们志趣相投，工余之暇，经常一起上街访友，认识许多社会底层的群众，甚至认识了三合会的人，受了很深的影响。

南宁城，所谓“直城三里七，环城七里三”，是指宋朝城廓而言的。光绪年间，城市已有所发展，城墙外已有木行街、沙街、三坊街、水街等等。商贩贸易，成行成市。因迭遭兵燹，受到破坏也大。如今的壮志路一带，那时候乃是一片荒地，19世纪80年代成为下流社会麋集的地方。一时摊馆林立，赌博、吸大烟、嫖娼、饮食炒卖等

等，五花八门。藏污纳垢，治安大成问题。斗杀、抢劫、偷盗，时有发生，各界对此意见很大。新上任的知县萧宪章，到那里视察，看地方宽阔，认为如果只靠警员巡逻维护治安，还是会有较多的疏忽，治安还是搞不好。于是决定在那里成立捕盗营一所，从衙役中挑选十来个身体素质较好的人来充当警员，负责这一片的治安工作。王和顺被选上了，他的好朋友李八也被选上了，两人都很高兴。

李八是广东灵山县人(今属广西)，与王和顺年龄相仿，境遇相似，一起在县署当差的时候，就很谈得来，常常说些知心话。当时，腐败不堪的满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割地赔款，对内专制镇压，横征暴敛，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19世纪末期，广西天灾连年，饿殍载道，瘟疫流行。满清政府不顾人民死活，将对外赔款的白银七十多万两摊派在广西各族人民头上。地方官吏和地主豪绅借机搜刮民脂民膏，层层加码，增租增税，人民群众苦难深重，特别是乡下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王和顺和李八都是来自农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农民的生活状况，特别是亲友的受灾受难，他们都很清楚，从而引发了他们的各种情绪，或同情，或悲痛，或愤怒。但是，这一切都是不能随意渲泄的，只有两个知心朋友在僻静的地方才能散发胸中的闷郁，然后互相安慰，互相激励。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广西又是大旱，粮食失收，饥荒严重。满清政府不但不救荒赈灾，依然加征加税。广西人民群众受太平天国反清革命传统影响较深，在难于活命的情况下，纷纷建立会党武装，掀起反清斗争的浪潮。桂西南一带很多人加入会党组织。邕宁县百济乡就是会党很活跃的地方。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灵山县人李九、江三才和谢元来到百济组织三点会(又名三合会)，那葵村人黎履芳积极响应，参加了会党，并成为百济、那礼一带三点会首领。次年，黎履芳提出“反清复明，斩官救民，借富济贫”的口

号，宣布起义，并计划与灵山及桂西南各地会党联合进攻南宁。

黎履芳一举义旗，震动朝廷，官方马上部署围剿。光绪二十四年春，廉州知府刘齐浔派合浦知县邓倬堂率官兵团练驻板莫村，灵山知县叶士模督兵练驻屯宁村，广东边防督办潘培楷率绥远军数营，约合三四千人，准备对那葵村分进合击。一时战云密布，气氛紧张。那葵起义军为了抗击清军，设了三道防线：在村外围的制高点设四个寨垒，为第一道防线；在村边周围以松树、荆棘设鹿角砦，为第二道防线；在鹿角砦内筑土墙作为第三道防线。战前，将村内老幼病弱群众全部疏散，留下十八岁以上青壮男女参加战斗。钦州小董义军张十二的支援队伍，驻那洞村，互为犄角。二月，清军首次进攻失败。三月初八，清军第二次进攻，仍被打退。四月十二日，清军集中兵力，大举进犯，战斗空前激烈。第一道防线失陷后，义军退到第二三道防线，女战士在围墙内巡逻，阻击越墙的敌人。男的待敌人接近墙寨，便从墙内撑篙跳出墙外，与敌人肉搏，使清军无法发挥枪炮火力优势。当日首仗，杀死清兵 10 名，缴获九响长枪四支，大旗一面及一批弹药。义军为鼓舞士气，将缴获的清军大旗插在村内的最高点。岂料好事变坏事，这正为清军压阵军官所利用，他指着那面高悬的清军大旗，诡称前锋已攻进村内，下令全队快速挺进，势如潮涌。此时，义军已连续作战十余小时，人疲弹尽，村寨当天下午终于被攻破。义军首领黎履芳、李九、江三才、谢元来等均突围脱险，但黎履芳逃到新江屯杨坡后，因叛徒出卖，被捕而壮烈牺牲。

南宁距百济不远，持续三四个月的百济战斗，均为南宁社会各界瞩目，市井哗然。对会党义军，有的公开谩骂，有的暗暗叫好。王和顺和李八就很兴奋，经常暗地里嘀嘀咕咕。近来，他们借着公差，常往邕宾方向跑，在二塘、三塘、四塘、五塘一带活动，参加了当地

秘密组织三合会，暗中帮助会党开展抗清的斗争。为此，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很恨王和顺，特别是那造村的大地主林上青，简直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少检举信递到了官府。但是，那些官老爷们害怕会党势力，不敢惹王和顺、李八他们，只是装聋作哑。1898年秋天，广西巡抚黄槐森从桂林来到南宁，披阅地方各种报告，看到有关检举王和顺、李八的材料，心中不由忧虑起来，暗自说：“如此养痍成患，可还了得！”他不禁拍案而起，抄手踱步，一会儿便令干员沈世培进来，吩咐道：

“会党分子王和顺、李八等一批人已钻到我们心脏来了，祸害不浅。现委派你暂时代理知县，想办法把他们除掉。”

沈世培领命，岂敢怠慢，一晚上睡不着，翻肠倒肚，想着用什么办法把捕盗营中的会党分子一网打尽。第二天早上，他胸有成竹，便传令下去：明天到捕盗营视察。

捕盗营接到通知，一个个精神抖擞，不但在风纪上严格要求，做出一个好的样子给新官看；而且把武器装备重新整理，所有的枪支都洗擦一遍。李八尤其用心，他除了把自己的大枪擦得油光锃亮外，还拿过王和顺的枪来检查一遍，说：

“喂，六哥，你没擦枪筒呀，要是给县太爷挑出毛病，恐怕会砸了饭碗啊！”

“砸个鸟！这些官老爷不过是做个样子，摆摆威风罢了，哪会认真仔细检查！”王和顺大大咧咧地说，不以为然。

李八知道王和顺的脾气，不再说什么了，只是默默地用沙纸浸油帮王和顺把枪筒里里外外擦好。李八是细心的人，不像王和顺那么粗犷，做事总希望周密、不出漏洞。

第二天上午，捕盗营打扫得干干净净，警员们一个个神色严肃地坐着、站着，迎接庄严的检阅。看看日上三竿，还没有什么动静，

人们似乎耐不住了，伸懒腰，打呵欠，抽烟，聊天，发牢骚。有的说：“县太爷怎么这个时候还不来呢？叫我们白等！”有的说，“县太爷昨晚看了大戏，回家已经十一二点钟，还有小老婆来伺候，几点钟才能安寝？……哪能起得那么早？”还有各种议论：“昨晚有过山班演粤剧《狸猫换太子》，是吗？”“究竟县太爷还来不来？不来我们就上街去啦！”……突然间，有人轻轻叫了一声：“来了，别乱弹琴！”大家抬眼向街口望去，转弯处闪出了轿子，前后马弁护卫，果然是县太爷来了。

“列队欢迎！”捕盗营头目发出了命令。

警员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跑到门外，分两排列队欢迎长官视察。

沈世培下得轿来，进入营内在太师椅上就坐，随从人员侍立两旁，捕盗营人员在阶下分两列肃立。沈世培用眼睛向周围扫了一眼，干咳了两声，然后说：“当前，盗贼蜂起，社会动荡。捕盗营肩负维护社会治安的重任，务必忠于职守。武器是警员的生命，你们的枪支保管得怎么样呀？平时是否注意保养呀？嗯！”说着，眼睛骨碌碌地把捕盗营的警员审查一遍，最后目光落在警长的脸上。

“禀老爷，我们对武器弹药向来保管得好，连一颗逼码也没有丢失过。平时爱护枪支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注意保养维修。”

“好，检查一下你们的武器。”沈世培侧头给随从人员使了个眼色。两个随员会意，往前跨了两步。警长也叫两个警员把所有枪支一一递交检查。

县官的随员只是验收而不发还枪支。站在阶下的警员们不由心头一震：县太爷要干什么？

沈世培的脸越来越阴沉，又说：“你们都是吃皇粮的人，受皇恩则必须懂得报答。乌鸦也懂得反哺之恩，何况是人呢？吃里扒外，那就连禽兽不如了。”